

德国快讯

2014年第12期·总第612期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德国问题研究所·《德国研究》编辑部

本期主要信息

政治动态

- 联邦议员提高津贴还需慎重考虑
- 德美情报合作有可能违宪

经济纵横

- 德国央行行长拒绝欧元贬值
- 德国财长警告资产泡沫
- 德国能源巨头指望政府相救
- 低利率点燃德国私人消费热情

文化教育

- 德国公布2014年教育状况报告

热点透析

- 综述：默克尔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困局

政治动态

联邦议员提高津贴还需慎重考虑

《世界报》6月9日讯 关于提高德国联邦议院议员津贴的法律草案还需慎重审核。早在今年2月21日德国联邦议院已经以绝对多数通过了此项法律草案：自今年夏季起联邦议院的议员津贴从每月8252欧元提高到8667欧元，到2015年1月1日将再提高到每月9082欧元。而2016年起议员津贴将参照德国雇员工资涨幅增长。该草案涉及的资金总数今年将达到170万欧元，2015年攀升到350万欧元。黑红政府极力希望尽早出台该项法律，但是还需得到联邦总统高克签字，方能生效。目前，该草案已经在总统府搁置了四周。

按照德国法律，总统有权出于宪法考虑，否决某项法律草案。从历史上看，德国历届总统很少动用此项权力。前总统克勒曾经否定了德国航空安全私有化以及消费者信息法，这两项根据总统府的法律顾问意见被判定有违联邦制度改革。现任总统高克也曾在2012年刻意延缓了欧洲金融稳定机制和欧洲财政预算。

德国启动调查 NSA 监听行动

《明镜》在线6月4日讯 德国联邦总检察长兰格（Harald Range）4日宣布，对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监听德国总理默克尔手机的指控展开正式调查。这标志着，围绕着美国国安局对德国的监听丑闻的调查进入新阶段，这也是自斯诺登秘密文件曝光后，在公众压力下，德国政府首次采取的正式行动。

总部设在卡尔斯鲁厄的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去年针对两项指控，分别展开所谓的“监察程序”，一是美国国安局针对德国公民的大规模数据监听收集活动，二是总理默克尔的手机遭窃听事件。联邦总检察长兰格认为，缺乏足够的证据对第一项“大规模监听”指控展开官方调查，但不排除未来启动正式调查的可能性。

默克尔本人对手机监听事件非常不满，直接向美国总统奥巴马投诉。欧洲议会基民盟党团议员布罗克（Elmar Brok）在华盛顿会见美国国安局时任局长肯斯·亚历山大时，问及默克尔手机被窃听一事，亚历山大回答称：“不会再有这种事情发生。”这也证明，的确有过窃听行动。此外，默克尔的名字还出现在了美国国安局的重要目标名录数据库中。因此，检察机关认为，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这一指控是可信的，足以展开正式调查。

而对美国国安局的监听展开正式调查一事，在德国政界也获得越来越多的广泛认同，德国政府对监听活动的愤怒已经超过他们对柏林-华盛顿关系负面影响的担忧，5月初在与奥巴马举行会晤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默克尔直言不讳地说，德美关系已经不可能回到过去那种正常状态。德国司法、外交、内务等部长在秘密磋商中也形成共识，放手让总检察长兰格展开正式调查。

不过，对于兰格将调查范围限定在默克尔的手机被窃听一事，也有一些批评声音。德国联邦议院法律委员会绿党代表施特罗布勒（Strobele）认为：“主要应调查对德国公民的大规模窃听。”但是，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近几个月来对美国国安局窃听事件的调查进展缓慢，除了在总理府、联邦情报局（BND）、联邦信息安全办公室和联邦宪法保护办公室等部门的几份官样文件问询外，没有任何进展，也没有获得必要的证据以启动法律调查程序。

德美情报合作有可能违宪

《明镜》在线6月18日讯 德国联邦情报局与美国国安局之间的合作比之前曝光的要更加深入，有些合作领域甚至有违宪的可能。

据《明镜》周刊得到的一份美国国安局内部文件，2013年3月14日，国安局“特别行动小组”（SSO）一名成员汇报称，SSO在窃听光线的计划“曲速引擎行动”已经被“商业机构人员”发现，国安局迅速行动，掩盖证据，并重启秘密行动。显然，如果没有德国

联邦情报局的配合，美国国安局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行动。在德国联邦情报局代表访问美国国安局在米德堡的总部时，“曲速引擎行动”这一代号出现在美方为德国代表准备的文件草案中。同时，德国情报机构在这一行动中扮演领导角色，美国国安局只是提供技术支持。

德美之间的情报合作始于“9·11”恐怖袭击，既不透明，又极其复杂。不透明是因为德国联邦议院和公众无法评估究竟哪些情报提供给了美方，复杂是因为存在着某些法律问题。

在德国联邦议院美国国安局调查委员会在议院举行的听证会上，多位著名的宪法专家，如巴彼耶尔（Hans-Jurgen Papier）、霍夫曼-里姆（Hoffmann-Riem）等都认为，联邦情报局与美国国安局在监控数据分享方面的合作有违宪的可能，同时，也侵犯了在德国本土的外国人和德国海外公民所享受的通信隐私权。因此，德美情报机构之间的监听合作在宪法上是不可接受的。

德国情报部门认为，他们与美国的情报合作对反恐、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打击犯罪集团等是不可或缺的。根据一份秘密的官方报告，联邦情报局没有保存提供给美方的电话、电子邮件和短消息的具体统计数据，美国国安局设在巴伐利亚州巴特艾布林（Bad Aibling）的据点收集的全部“元数据”都可以查到，在2012年到2013年间，每月大约有300万份数据资料，包括监听的电话录音和短信被送回美国。

这些秘密行动和数据，至今仍只有少数联邦议院议员能够掌握，但从中仍能窥见德美情报合作的冰山一角。《明镜》周刊根据斯诺登的爆料以及《明镜》记者的调查报告，揭露出更多的事实真相。

事实上，德美之间在情报数据交换、窃听工具和方法等方面的合作比原先想象得还要深入和密集。

巴特艾布林是位于阿尔卑斯山谷地一个美丽幽静的小镇，人口仅1.8万人，但却是美国国安局设在德国规模最大的监听站，高峰时驻站工作人员高达1800人，他们经常开着挂有美国牌照的越野车，光顾小镇的酒吧，监听站是小镇经济的主要支柱。2004年，监听站关闭时，巴特艾布林居民甚至挥舞着美国国旗，依依送别美国特工。

但美国国安局并没有彻底关闭监听站，德国联邦情报局接管了大部分设施，包括9座白色的雷达罩，这些巨大的高尔夫球状建筑是监听行动的关键设施。此外，美国国安局的一个特别行动小组仍留在德国，并在曼格法尔兵营（Mangfall Kaserne）与联邦情报局特工合作。他们修建了一座全封闭的大楼，不留一扇窗户，外墙覆盖着黑色金属板，联邦情报局特工给这座楼起了一个外号叫“锡罐”。显然，在这里工作的德美特工彼此都很熟悉，对各自的工作性质心照不宣。

德国并不完全了解美国国安局在巴特艾布林的监听行动。根据协议，美国国安局有权独立开展监听行动，只有在德国要求下，可以允许德国情报部门了解任务安排和行动细节。据斯诺登披露的文件显示，美国国安局对德美之间在监听和截获数据分析两个方面展开的情报合作非常满意。例如，2005年，5名美国国安局特工与联邦情报局数据分析员在联邦情报局一个名为“Orion”的情报项目中进行过有效合作，这一行动目标是北约东部边界外的某个国家。

根据文件，联邦情报局和美国国安局合作的大部分目标位于非洲和阿富汗，监听的公司和组织名单中，一批以.com、.net、.org为域名的，包括巴斯夫（BASF.com）和联邦国防军（Bundeswehr.org），由于服务器地址位于德国，本应被排除在监听名单之外。但是，文件披露，从2009年开始，联邦情报局声称的过滤系统并没有有效地将德国公司排除在监听范围之外。

德国央行行长拒绝欧元贬值

《焦点》杂志6月15日讯 德国央行行长魏德曼（Jens Weidmann）表示，任何削弱欧元的举动都会引发其他央行效仿，导致“竞相贬值”。魏德曼说：“竞争力不能通过货币贬值来实现，而是应该在市场的基础上，通过推出创新产品来实现。强势的经济应该有一个强势的货币来支撑。”

包括法国在内的一些欧元区国家呼吁在新的欧洲议会履新之际举行会谈，讨论欧元是否应该贬值的问题。欧洲央行认为，欧元的强势而非汇率是造成通胀远低于央行2%目标的主要原因。欧元币值强势导致出口货物昂贵。魏德曼12日再次强调，反对欧洲央行购买政府债券，同时，他排除了欧洲央行购买其他资产的可能性。他说：“有些国家，包括德国在内，房产泡沫已经到了很危险的地步，难道我们的欧元体系也要去购买德国的房产贷款吗？”

欧洲央行本月一致同意将利率降到历史最低，隔夜存款利率甚至低于零，为负值，同时推出一系列措施，鼓励向中小企业发放借贷。魏德曼说，他对欧洲央行的一揽子计划表示担心，但由于通胀较低，他也投了赞成票。他认为，负利率对于刺激欧元区的贷款增长不会有太大的作用。在欧元区，南部国家银行贷款下降，是因为那里许多企业由于经济衰退而减弱了对贷款的需求。

德国财长警告资产泡沫

《世界报》6月20日讯 德国财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20日在卢森堡警告称，全球各国央行向金融系统注入更多的流动性，有进一步催生资产泡沫的危险，一旦泡沫破灭，将导致新一轮的金融危机。朔伊布勒同时拒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议欧洲央行进行大规模债券购买，以促进经济增长，防止欧元区国家陷入通缩。

朔伊布勒在卢森堡参加欧盟财长会议后表示，“我们的金融市场不是流动性太少，而是太多。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将导致泡沫”，发达国家的低利率政策正在促使投资者进入风险更大的投资市场，如房地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日建议，如果“通胀仍然维持低水平”，欧洲央行应该进行大规模的资产购买，如购买债券等。欧元区的通胀率目前为0.5%，远远低于欧洲央行2%的目标线。如果物价持续下跌，出现通缩，将威胁欧元区的经济增长。

德国能源巨头指望政府相救

《经济学人》杂志6月7日讯 这些年来，对德国能源业来说，可谓流年不利。金融危机爆发前，德国两大能源巨头意昂（E.ON）和莱茵（RWE）在天然气和燃煤电厂上的过度投资，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导致产能过剩，而风能和太阳能等新兴能源公司则由于政府的慷慨补贴，成为传统能源巨头的强有力竞争对手。2011年日本核电站事故发生后，德国政府决定到2022年关闭境内所有核电站，由此而产生巨额的核电站停运成本。为了节约开支，越来越多的能源消耗大户开始不依赖电网，而选择自己发电。在DAX指数上涨两倍的大势下，两大电力公司的股价却在5年内跌去了一半。

电力巨头指望政府出面拯救。他们首先提出一个名为核心“银行池”的设想，相当于金融危机时信贷银行中破产的坏账部分。电力企业向这个政府基金投入360亿欧元储备金，这笔钱是电厂为最终核电站关闭停运而准备的，并将持续投入基金。但是核电站关闭的成本费用可能超出预期，最终还得靠纳税人买单。

因此，迄今为止，政府尚未考虑这一提议。但是加拿大皇家银行（RBC）资本市场的专家约翰·穆斯克认为，这一设想最终可能会得到部分实现。德国联邦议院环境委员会主

席巴贝尔·霍恩等一些知名政治人士也倾向于这一计划，认为这样一笔政府基金能够有效抵御电力企业破产的风险。

电力公司指望政府救助的第二个方案是建立“能量市场”，以补贴部分燃煤和天然气电厂继续维持运营，以保证在风能和太阳能电厂的发电站不能满足需求的时候，不会发生停电事故。但是，这种“能量市场”的建立不是短期内能够实现的。

此外，电力公司还希望法律能够站在它们一边。今年4月，汉堡一家法院判决，政府从2011年对电厂实行的核燃料税是不合法的。目前，这一案件已经上诉至宪法法院，有可能提交欧洲法庭。在此期间，意昂和莱茵将获得22亿欧元的临时性税收返还。一系列规模更大的法律诉讼将随之而来。德国政府当初要求核电站延长运营年限，能源巨头为此提出150亿欧元的赔偿，法庭正在审理这一诉讼。穆斯克认为，如果法庭做出有利于电力公司的判决，它们明年的利润将翻番。

低利率点燃德国私人消费热情

《世界报》6月15、21日讯 比通货膨胀率还要低的存款利率打击了德国人的储蓄热情。除了购买不动产以外，越来越多的钱被用于私人消费。

德国央行经济分析师认为，2014年的储蓄率将回落到9.8%。安联首席分析师认为，消费热情会持续，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私人消费甚至还会进一步增长。消费热情有多高涨，储蓄意愿就有多冷淡。

德国其他企业和协会也认同这一点。根据纽伦堡消费研究所（GfK）的观察，居民的消费支出大多流向购买价值较高的品牌产品和服务。由GfK制定的德国购买倾向度反映了德国居民的消费意愿。今年上半年这个指数较去年同期上涨了19点，达到56点。奢侈厨房用品生产厂商也对销售业绩持乐观态度。

工资上涨也促进了消费增长。扣除所得税的调整因素，2014年工资整体水平较去年平均上升3个百分点。明年实行每小时8.5欧元的最低工资，估计将有350万雇员将获益。

不过，此股消费浪潮并未能惠及传统零售业，而是将被网上销售渠道完全吸收。德国2014年网上销售额将增加17%，约为387亿欧元。

但是，德国表现出的消费浪潮并非没有风险。储蓄率从2008年11.5%回落到现今9.8%的水平，德国人的财产缩水了近250亿欧元，而承担最多的则是德国下层的工薪阶层。传统的储蓄习惯越来越被磨灭，居民的消费意愿越来越小，积累的财富也越来越少，德国各阶层之间的不平衡也将越来越严重。

最低工资制威胁“实习生”

《金融时报》6月18日讯 默克尔联合政府将在明年开始实施最低工资制，一些经济分析人士和企业警告，这一制度将导致企业实习岗位锐减。

德国联邦议院将在未来几周内对最低工资法案进行审议，根据这一法案，年满18岁的雇工，每人最低工资不得低于8.5欧元/小时，这是左翼党派和工会一直以来的最低工资目标。但是，法案的实施将导致许多企业使用实习生的成本大涨。

德国企业一般雇佣实习生的时间为3个月到6个月，月平均工资从不付薪酬到1000欧元不等，最低工资制施行后，实习生如果按每周工作35小时计算，每个月的工资成本将飙升至1300欧元。

该法案引发德国社会各界对实习生制度优劣的争论，尤其是，实习究竟是训练年轻人进入工作岗位的互利互惠制度，还是企业对年轻人的一种变相剥削。

对于积极倡导最低工资立法的社民党来说，这是战胜贫困和消除对员工（当然也包括实习生）剥削的一种胜利。劳工部长拿勒斯（Andrea Nahles）在接受一家报纸采访时发誓将废除“实习生”用工制度，“不能对年轻人的劳动剥削数月，分文不付”。默克尔的中右

翼党派基民盟和基社盟受联合政府条约的限制，只能对法案表示支持，但对由此带来的德国企业用工成本上升持强烈的保留意见。

许多自由派经济人士试图对法案的部分内容予以变通。基民盟议会党团副主席富克斯（Fuchs）表示，“从18岁开始实施最低工资是完全错误的”。

据官方统计数据，德国目前大约有60万名实习生，占劳动力总数的1.5%。工会认为，实习生不但要承担全职雇员的工作，而且得到的报酬极低，尤其是在实习岗位较多的医疗和媒体行业，少拿多干的情况尤为严重。

著名跨国公关公司万博宣伟的德国公司总经理克里斯蒂·舒尔茨说，公司今年招了8名实习生，但明年最低工资法案实施后，同样的人头经费，他们只能接收2名实习生。“对年轻人而言，这是一个挑战，他们需要工作经验，但最低工资制实施后，他们将很难获得实习的机会。”

最低工资制对实习制度的影响到底有多大，还要看这一法案明年1月开始具体如何实施。但最低工资制不适用于参加工作的前6周，因此，6周以内的短期实习不受影响。该法案同时规定，实习过程，如果作为正式培训计划的一部分，不受最低工资制限制，例如工读交替课程，或者一些公司内的以大学为基地的研究项目。

文化教育

德国公布2014年教育状况报告

《世界报》6月13日讯 德国国际教育研究所（DIPF）公布了2014年德国教育状况报告。根据2009年德国的残障学生权益法，德国有义务构建教育体系，使有残障的学生能和健康的学生一起在普通学校接受教育。德国目前有49.3万名经诊断需要接受特殊教育的儿童和青少年。这个数字虽然较12年前并未增长，但由于德国学生总人数有所下降，所以残障学生的占比增长了1.3个百分点，达到6.6%。在2012/2013学年，其中就读于特殊教育学校的残障学生占总数的4.8%，另外1.8%的残障学生在普通学校就读。在过去的12年间，需要接受特殊教育的学生在普通学校就读的比例翻了一番。

但在最新的德国教育状况报告中，教育专家对这一贯彻实行了5年的教育政策提出了质疑，残障学生占比不降反升，对德国现行教育政策战略应予以重新考量。教育部不应该着眼于关闭所有的特殊教育机构。需要制订诊断一名学生的确需要进行特殊教育的界定标准。从目前状况来看，各州残障学生的界定标准都不尽相同，因此残障学生的比例也不同。比如，莱法州的比例为4.9%，而梅前州达到10.5%。对于接受残障学生的学校老师也是额外的负担，因为并没有因这些学生而增加人手。

联邦教育部部长万卡对这些问题尚未有答案表示理解。2015年教育部将要启动专项研究资助项目，以求完善德国教育体系。文化教育会议主席、北威州教育部长罗曼女士（绿党）要求建立统一的残障学生界定标准。

德国教育状况报告还显示土耳其裔德国移民的教育进展缓慢。30岁至35岁年龄段中的每5名男性土耳其裔移民、每4名女性土耳其裔移民中就有1名没有获得中学教育文凭。只有一半的土耳其裔男性德国移民获得了职业教育证书，而女性的这一比例更低，由于宗教原因，这些女性土裔移民受家庭传统观念的拖累。土耳其裔儿童比德国本土儿童进入儿童早期教育体系要晚2年。很少有土耳其裔儿童在4岁前上托儿所，在语言上过晚启蒙导致了有移民背景幼儿的学习障碍。但是，土耳其裔移民的接受高等教育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土耳其裔学生进入高校学习的比例从4.2%上升到8.4%。从移民总体上看，德国少数民族裔移民人口比重逐年提高。6岁以下年龄段学生少数民族裔占了三分之一。这个现象在西部德国尤为显现，部分地区甚至超过40%。

综述：默克尔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困局

综合《明镜》在线讯 欧洲国家在新一届欧盟委员会主席人选问题上分歧严重，英国首相卡梅伦甚至威胁退出欧盟。伦敦是德国总理默克尔重要的盟友，她能否促成各方协商达成妥协？

容克若当选，英国拟退盟

北威州基民盟议会党团议员上周一晚在柏林举行会议，一般来说，这种会议主要是党团内部就联邦议院即将举行的投票统一立场，但这一次，气氛却有点紧张。默克尔联合姊妹党基社盟，与社民党组成大联合政府，自去年秋天上台以来，许多基民盟议员对社民党积极“抢镜”、扮演中坚力量非常不满。基民盟资深议员博斯巴克（Wolfgang Bosback）说：“我们必须防止造成一种印象，好像社民党在执政，而我们作为大选的胜利者，却只是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

而在欧盟委员会主席人选问题上，目前呼声很高的是欧洲议会议长马丁·舒尔茨（德国社民党人）。施巴恩（Jens Spahn）提出，养老金改革和最低工资制将给社民党唱主角提供更大的机会，“如果欧盟委员会主席再从社民党内产生，社民党就所向披靡了。如果舒尔茨出任主席，这既有违德国大选，也不符合欧洲议会选举的结果”。

围绕着欧盟委员会主席之争，问题的复杂性和利益协调让默克尔颇为头痛，她不希望英国脱离欧盟，不想得罪社民党，也不愿触怒自己党内持反对意见者。同时，她更不想被看作是无视大选结果，竭力阻止欧盟委员会主席的另一个理想人选、欧洲议会选举的赢家让-克劳·容克。《经济学人》称默克尔的这一政治困局为“双输”。

6月9日，卢森堡前首相容克、英国首相卡梅伦、荷兰首相吕特、德国总理默克尔以及东道主瑞典首相赖因费尔特在一个湖上举行小型高峰会谈，分歧明显。卡梅伦公开反对容克出任欧盟委员会主席，认为他是一个铁杆的联邦主义者，无法也不愿对欧盟进行改革。卡梅伦威胁称，如果容克当选，英国将把是否退出欧盟成员国的全民公决从原定的2017年提前举行。赖因费尔特的反对意见则代表了大多数欧盟国家的想法，认为在确认新一届欧盟委员会人选的过程中，不能由欧洲议会来主导。

而舒尔茨的观点则代表了德国舆论和政治精英的主流意见。他认为，每个政党可以选举出一名候选人，人数最多的议会党团推举出来的候选人就应该是欧盟委员会主席。

卡梅伦决意要阻止容克的主席之路，要求推迟在月底举行的欧盟领导人例行峰会上讨论欧盟委员会主席人选。在23日与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会晤时，卡梅伦表示，希望推迟讨论以便各方能够继续就这一问题进行磋商，达成妥协，如果各国领导人不愿提名替代容克的主席人选，他将要求欧盟投票表决。

但卡梅伦似乎孤掌难鸣。9位欧洲中左翼党派领导人21日在巴黎会谈，一致表示支持容克出任欧盟委员会主席。法国总统奥朗德称，他们将尊重欧盟的传统，即欧洲议会最大的政党有权任命他们的领导人（也就是容克）执掌欧盟委员会。

容克和舒尔茨之间，默克尔左右为难

就像欧盟历史上的所有纷争一样，欧盟领导人无法在主席人选上达成一致，他们指望欧盟内最具影响力的德国，指望默克尔出面厘清乱局。但这一次，默克尔却犯了一连串低级的战术错误，最终将自己逼到了死角。默克尔最大的失误在于容忍社民党在选举前四处游说他们的超级候选人，坐视舒尔茨的势力和当选呼声高涨，其次，她错误地选择了容克，将它作为自己政党基民盟-基社盟力挺的人选。其实，容克对于默克尔来说，是可有可无，在选举中，默克尔对他的支持也是相当温和、低调的。

默克尔的另一阻力来自国内。她不能激怒社民党，否则将威胁到大联合政府，这也意味着她必须给舒尔茨在欧盟里找一个像样的位子。社民党联合欧盟其他国家的社民党党团，积极游说，要将他们的候选人舒尔茨推上欧盟委员会副主席的位子，这也意味着舒尔茨将成为德国在欧盟执行机构的最高代表。而容克也需要获得欧洲议会里社民党的支持，才能当选欧盟委员会主席，因此同意与舒尔茨和社民党的政治交换。如果默克尔反对舒尔茨担任副主席，社民党必然不会支持容克出任主席，背后的政治交易就会破产。

而默克尔最主要的顾忌在于她的目标是确保英国留在欧盟，在6月4日德国联邦议院

的发言中，默克尔再次强调这一最重要的考量。她说，她虽然支持容克，但也不得不考虑英国的意见。

对德国的保守主义者来说，舒尔茨是社民党“征税-开支”经济模式最典型的代表，在欧洲议会竞选时，舒尔茨“就像一名意大利人”，强调放弃财政紧缩政策，而这恰恰是默克尔解决欧元危机的基础。

此外，默克尔的政党不希望由欧洲议会来决定由谁来出任德国在欧盟委员会的最高代表，这种程序“没有法律基础”。

其实，默克尔本人也想阻止舒尔茨当选，因为她更宏大的目标是确保英国留在欧盟，也只能把卡梅伦不喜欢的容克排除在外。而在舒尔茨和容克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人选考虑，欧洲议会不排除这种可能。为了达成妥协和新的人选，默克尔已经与其他 27 国领导人磋商，预计整个过程将会持续到 6 月底。

容克会主动退出吗？

默克尔认为，社民党还不至于因为舒尔茨的工作问题与自己撕破脸，让整个大联合政府垮台。在欧洲议会选举结束后，默克尔和社民党领导人加布里尔以及基社盟领导人泽霍费尔举行会谈，讨论德国在欧盟委员会的代表人选。

会谈的气氛基本上是在工作性质的，加布里尔没有公开要求提名舒尔茨为欧盟委员会主席人选，但默克尔能够听懂他话里有话，她的态度不温不火。默克尔提醒加布里尔，在欧洲议会选举中，其实基民盟得到的实际选票要超过社民党，甚至无需将基社盟在巴伐利亚的得票计算在内。这样的投票结果很难说服德国保守主义者，为什么要提名一位社民党候选人出任欧盟委员会的德国代表。

加布里尔对此也非常清楚，在与社民党领导人举行的视频会议上，他说：“舞台在布鲁塞尔，我们应该把重心集中在容克身上，从现在开始，根本不要提舒尔茨的名字。”

那么，容克是否会主动提出退出提名呢？如果默克尔提出，由于基民盟党内反对声音强烈，她别无选择，只能反对舒尔茨成为欧盟委员会的德国代表，加上加布里尔明确表示不会因德国代表人选问题让大联合政府陷入分裂破产的境地，如果按照默克尔的战略设想，社民党对容克的支持在欧盟范围内出现裂痕，容克意识到他登上欧盟委员会主席宝座的可能性正在下降，他会选择退出。

负责在欧盟范围内协调这一事务的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的高级顾问证实了这种可能性：“如果对他的批评持续下去，我相信容克会自己提出退出主席竞选。”这将为找到一位妥协的候选人铺平道路。

唯一考量是拉住英国

不管怎么样，在所有的政治变量中，默克尔唯一不变的考量就是：英国必须留在欧盟。围绕着容克的欧盟委员会主席之争，对默克尔来讲是复杂微妙的政治挑战，但英国和欧盟如果决断，对默克尔却是一场历史性的失败。

尽管默克尔对英国在过去欧盟内部几场重要争论中所持立场非常不满，但默克尔从未忽视英国在欧盟 28 个成员国之间的影响力。德国政府在一份秘密文件中谈到下届欧盟委员会的目标时写道：必须把“经济增长和竞争力”放在首位，必须充分发挥欧洲市场和自由贸易的潜力，在这一关键问题上，在目前欧元危机的局势下，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绝对不会同意这一观点，而只有英国和德国立场一致。默克尔同时也相信，在欧盟许多重大问题磋商时，卡梅伦坚持市场经济的立场，有助于默克尔把精力集中在其他领域，如欧盟预算、银行联盟和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协定等问题。

《德国快讯》信息均来源于德国相关媒体，除特别注明外，欢迎转载。但敬请在转载时注明由本刊提供。

《德国快讯》半月刊
每月 10 日、25 日出版
2014 年 6 月 25 日
<http://dgyj.tongji.edu.cn>
<http://de.tongji.edu.cn>

编辑出版：《德国研究》编辑部
责任编辑：武亚平
地址：200092 上海市同济大学
电话：65980918, 65983997
E-mail: dgyj@tongji.edu.cn